

原文：《SeeDAO|卢梭的面包屑和区块链利维坦》

现代政治及其后启蒙政治理论处于两难境地。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当时贵族坐在议会的右边，平民代表坐在左边。我们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政治光谱。政治两极分化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找到出路。虽然过去几年政治话语的温度急剧上升，但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下图是1949-2011年美国众议院两极分化的直观展示：

可以说从2011年开始，情况并没有变好，越来越不清楚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循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范式。走出这个被困住的旧低谷。

霍布斯与卢梭's的两部政治理论基础著作，就像两条车辙，把民主社会的右轮和左轮都陷入其中。如果我们追溯左右的起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技术和古老的社会实践如何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未来，即抛开右/左的差异，支持更广泛的小型、地方性、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

霍布斯是右派的鼻祖。他支持集中领导的需要，以避免“全面战争”想象中的人性状态。你可以跳过细节，去了解霍布斯's欣赏霍布斯自己设计的《利维坦》的原始封面蚀刻版画的基本想法。。封面描绘了一个头戴皇冠、蓄着帅气胡须的巨大白人(一手统治，一手握剑)，一个主权体，却由人民组成，像父亲一样守护着这个文明城市：君主为民(与民为君相对)

相比之下，左派希望卢梭为人类定义一个社会契约。卢梭's《社会契约论》当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主权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现象，也是自下而上的现象。人们可以设计自治的方法，使用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的政府系统。，而不是传统的无所不能的利维坦统治者。沿着这个古老的谱系很容易做出类比：霍布斯/卢梭，右翼/左翼，专制/民主，集权/分权。但是这种二分法让我们忽略了关于自治的其他思考方式。

虽然卢梭's《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发展了自治的关键原则，它与现代左派令人失望的方式如出一辙：一个有希望的替代方案之火最终被复杂的官僚制度扑灭。

很长一段时间，卢梭一直被认为是霍布斯的有力替代者，但在现代阅读他的作品，会让读者觉得卢梭只是在重新整理霍布斯's家具。问题是两人都来自一个深受君主制和主权国家观念影响的时代和地方。霍布斯证明了这种情况是必要的。Rousseau建议对治理结构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官僚行政改革可以促进更大的平等(听起来很熟悉吧？)

归根结底，现代政治哲学的这两条线索都依赖于同一个假设，即治理发生在百万人的尺度上。。这些哲学是在从王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中诞生和形成的，它们的结论也受到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的规模的限制。但是卢梭给出了一些提示，一些小的"面包屑"，指出了超越他那个时代公认标准的不同道路。。第一个面包屑来自他《不平等起源论》的序言。这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尽管卢梭用了六次机会将这篇文章献给他的"最杰出的，宏伟的和至高无上的主"但是他用他余下的奉献来描述他喜欢生活的社会类型：一个没有主权领主的社会。他描述了一个社会，其中'；它的范围与人类能力的极限相称[.....]人人平等'；换句话说一个小的、合作的、民主的城邦。

位于几个国家之间的自由城市，没有一个国家有兴趣攻击它，每个国家都有兴趣防止它被其他国家攻击；简而言之，一个共和国不应该激起邻国的野心。，但你可以在必要时合理地依靠他们的帮助。

第二"克拉姆"出现在卢梭的序言和脚注中'；经典作品《社会契约论》。在序言中，他声称'；下面将解释大国的外部力量如何与小国的可管理性和良好秩序相结合'；。在随后的脚注中，他承认尽管他'；最初寻求联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很久以前就放弃了'；这种追求和'；其余的工作不再存在'；

不清楚卢梭放弃了这些道路。因为他明白这些道路可能给主权领主带来的后果，而这些主权领主将决定他的生死；或者当他试图想象一个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未来时，他是否遇到了精神障碍。但是我相信这两个面包屑对小型、地方性和合作性政治结构的偏好以及这些自治联邦结构的思想为建立更好的社会契约指明了道路。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平衡他们的利益时，决定创建一个半自治的联邦。在那一刻，他们似乎在原则上理解了这一点。虽然他们的创作是政治进步的奇迹，但他们也遭受了和卢梭一样的两个局限'；美国的哲学：一是深受现存君主专制文化的影响，二是需要建立一个在不断发展的国家规模上运作的行政体系。

他们的目标是组织前国王的250万臣民，他们分布在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但当时交通和通讯技术极其有限。当时，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不仅受到这些实际因素的限制此外，它还受到卢梭-霍布斯'；政治可能性范围(而且显然不是多元化的决策机构)。这幅画描绘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独立宣言》的签名人从来没有同时在房间里。这是一个协调极具挑战性的例子。考虑到这些限制，我们当前的政治形势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对联邦制做了很大的尝试，最终也会重新集权化，演变成低忠诚度的政党双寡头。这深深植根于霍布斯和卢梭提供的每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这是一个被诅咒的选择，既屈服于强人，也屈服于日益复杂的不平等的官僚管

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如果你追溯这些政治哲学的起源来寻找替代方案，会发生什么？在我们现有的协调工具范围内，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方法吗？如果我们想找到西方政治哲学的替代品，一个明显的起点就是那些没有被充分研究过的，不是西方文明的政治组织。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洛's《万物的黎明》(万物的黎明)广泛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例。即西方政治理论没有很好理解或解释的政治社会结构。目前正在书写历史的怪异(即西方的、有教养的、工业化的、富裕的、民主的)社会，在人们可以自我组织的其他方式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盲点。我们的基本文化故事，即伊甸园中简单的平等主义部落，农业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国家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维坦和不平等之间不可避免的平衡，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不's；在人类故事的开始，我们不必纠结于平等主义或等级制度。我们的祖先不仅在认知上与我们平起平坐，在智力上也与我们平起平坐。越来越清楚的是，已知的最早证据表明，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政治形式上与狂欢节游行是一样的。

卢梭's；美国社会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理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是某些人类群体的生活现实，还有各种其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契约方式。这里的目标不是确定一些抽象的理想主义部落国家并恢复它。相反，考虑我们所有可用的选项，并进行大量的本地实验。

政治学本身不是关于科学。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羡慕物理学，试图把一切都变成科学。但是不管你对民族国家做了多少统计分析。政治学其实是一场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和管理自己的哲学辩论。民族国家并不多，通常也没有's；不要让学者做治理实验。政治学的领域是对主权实体的研究。以及霍布斯和卢梭的历史偏见。但是一些政治科学家已经打破了他们怪异的盲点，探索了其他自治的方法。这一政治传统的先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研究公共资源和集体行为，重点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灌溉网络。她的优秀论文之一，《超越市场和国家：复杂经济系统的多中心治理》。奥斯特罗姆描述说's；与早期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相比，人类实际上拥有更复杂的动机和更强的解决社会困难的能力's；她认为，为了理解和改善人类自我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在实验环境中检查变量的精确组合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作为大学时期奥斯特罗姆的粉丝，我就是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毕业论文的。在我的论文导师TunMyint的指导下，他在奥斯特罗姆完成了博士学位。我使用了凯尔詹森创建的公共池资源模拟软件，他在奥斯特罗姆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实验中，几组学生聚在一起玩一个电脑游戏来管理共享的公共池资源。我研究了他们如何在不同的沟通约束下成功维护共享资源。

这是使用稀缺学术资源的初级实验设计。没有结论可以合理地抽象到其他环境中。奥斯特罗姆's；实验政治学的梦想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望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

科，仍然受困于它的哲学基础。政治学家认为，我们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新政府，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现在我们可以了。受历史上人类组织的巨大影响的启发，我们可以使用区块链工具来创建新的协调模型。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而不是通过写理论文章并提交给学术竞赛(像卢梭那样)。而是通过研究历史和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实验。

左/右二分法是一个越来越错误的选择。它把利维坦(无论是国王形式还是联邦官僚形式)作为组织大社会和实行法治的基本要求。

区块链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将霍布斯和卢梭的基本假设重新构建成一种不需要人类管理者的技术：一种新的利维坦。通过允许人们将自己组织成有效的、协调一致的小团体，区块链为必要的规模改写了治理的基本假设。

I'；我并不是说区块链已经准备好完全取代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然而，就像苹果'；手机给每个人都装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区块链把主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放在每个人的口袋里'；的私钥。

没有任何额外的主权实体，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创建一个组织，为成员提供不可更改的治理权限，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为组织创建独立控制的货币。重读最后一句话，想想如果你告诉卢梭有可能。他会有什么反应？

道是一种社会智力契约。每一种道都会将自己独特的文化规范和不可改变的规则嵌入到一个实体中。他们在利用这个社会体和信任体。，积极开发、测试和探索用于协调和自治的区块链工具。

通过建立和运营这些组织，我们可以在广泛的规则、规范和行为设计空间中进行实验，从而使人们能够协同工作。通过混乱，我们可以发展政治制度。，利用过去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未来的工具。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许多项目同时制定了一些原则，指出了这些新工具独特力量背后的潜在真相。对道来说，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原则是小型自治团队(pod)需要通过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治理进行松散的协调。Vitalik在他最近关于道的文章中描述了这种模式。Metropolis为这些pod创建了一个在线管理工具。

不管是叫豆荚、工作组、兄弟会、公会还是亚道。大多数分散化的组织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小团队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你问人们喜欢和多大规模的团队一起工作，他们通常会告诉你2到12之间的数字。亚马逊以推广术语"两个披萨团队"来描述这个概念(虽然在船舱里，我们更喜欢桑拿团队)。

增加更多的人通常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因为协调成本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这种协调成本与Metcalfé定律：5人以上(10条连线)复杂。9人以上(36连接线)很快就会失控。

宏观经济学产生了规模经济的概念，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中也有类似的计算。但在所谓的微观政治(即对小群体集体行为的研究)中，规模是伴随着巨大成本的。。当不需要使用规模经济来补贴集中协调和信任管理机制时，默认规模会很小，拓扑会变成网络。

多年研究和开发影响力网络的David Ehrlichman，画出了网络拓扑随时间增长的方式：

这些小型自治实体网络。起初，卢梭似乎在他最伟大的著作的页边空白处暗示过。我们正在实践中重新发现他开始理论化的东西：一个小的、地方性的和合作性的政治结构，组织成一个自治的联盟网络。

但是我们不再需要对它们如何工作进行理论研究。借助区块链利维坦提供的治理和自我主权工具，我们可以开始探索和创建这些复杂的网络结构。我希望他们能指出通向更好的社会契约的道路。翻译：罗莎

Proofreading:shawnwu

Typesetting:Bo

Auditing:SuAnnai?